



活人大戏

陈墨香 著 李世强 编订

Stories of Beijing Opera Renowned Actors



中国戏剧出版社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人大戏 / 陈墨香著; 李世强编订.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1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京剧卷)

ISBN 978-7-104-04212-9

I. ①活… II. ①陈… ②李…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9370号

活人大戏

策 划: 李鸣春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校对: 孙雅曼

书籍设计: 正是设计

责任印刷: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30千

版 次: 2015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212-9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楔子

李世强

细述人生，悟佛理，看戏原要学问真。月旦伶与票，排场套子，梨园旧规纸上存。

列位，上面这个似引非引的长短句，专道《活人大戏》的好处，这部书非但写尽戏场百态，备载菊部掌故，得意处让人脸颊飞彩，更讲人生哲理，戏曲宗旨，参透者自能受用无穷。开卷有益，必有所获，读书人都有法眼，我就不多口了。

这部书是安陆陈墨香先生所著，安陆，随时称吉阳，因城在吉阳山下得名，故署名“古吉阳陈墨香”。先生淡泊名利，只好读书观剧，人都尊他为安陆才子、剧学大师。他的戏剧文字，最早读的是《梨园外史》，那在二十多年前了，宝文堂书店出的书，后面还附了他的《观剧生活素描》（按：宝文堂版附了九部，实际是十部，这次与此书同时印行的《梨园外史》，以宝文堂版为底本再版，我另将第十部抄出补上，以便全览。又，根据书中第四十四回所言，《梨园外史》后经先生删改，止于“死长庚，生瑶卿”，共三十多回，且“独著墨香之名”，由此便知宝文堂版《外史》并非足本），可谓旁征博引，酣畅淋漓，机趣幽默，更解人颐。其中《观剧生活素描》是在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出版的《剧学月刊》上连载的（第二卷第三期至第三卷第八期），内容是其人生三部曲——看戏、票戏、编戏，可称这部书的简本，这部书的创作，也正基于《观剧生活素描》的撰写。两者的内容有重叠，由于体裁不同，所以写法与关目也就两路。《观剧生活素描》略写处，这部书里详写，《观剧生活素描》里浓笔重彩的，这部书就一笔带过，两者相同的情节，写法上又各自不同，备觉精彩。《观剧生活素描》里设的哑谜，能在这部书中能找到答案，这部书隐匿讳言的人与事，《观剧生活素描》里却予以揭载，所以这一篇文、一部书结合起来读，才倍感有趣。据书中第六十五回所言，“有一位朱先生（就是朱复昌）开



个报社，约墨香去作小说”，则这部书应当写作于《三六九画报》创刊之后。

《梨园外史》的后记里面提到过这部书，我在十年前才第一次读到，那是《三六九画报》上的连载，从1941年1月3日第七卷第一期开始，由于图书馆的藏书不全，我那会子读的只是几个篇章，从此便留了个心眼。访求多年，好不容易把第七卷第一期到第十五卷第二期（1942年5月6日发行）的《三六九画报》收齐，哎呀，才发现由于陈先生于1942年5月1日病逝，这部小说的连载便戛然而止，仍旧是个残篇，而且时局动荡，战争频仍，如何顾得上出版单行本，不觉浩叹良久，深以为憾。谁想功夫不负有心人，为编写《马连良艺事年谱》，需要翻阅大量的民国报刊，在查找资料时，突然发现《新天津画报》在陈先生过世后，续载了书的后半部，居然凑了个整的。

事情是这样的。这部实事小说一经连载，就吸引许多读者，《三六九画报》最后一期连载完，登了一个小启：本报特约编辑陈墨香先生于本月一日逝世，《活人大戏》小说即自下期起中止。《活人大戏》的读者闻此消息，悼惜之余，心情和我是一样的，总以为不能一窥全豹了。《新天津画报》的主编潘侠风是个有心人，他听说这部书先生生前已经完稿，便亲赴北京，探访先生家属，请求将未刊余稿，续刊于《新天津画报》，其家人慨然同意，遂于1942年6月25日第1327号起连载，为与《三六九画报》衔接，仍从第四十五回开始，共计211期，只第四十五回中间缺失一节，所谓“少许已为其家族遗失，无法补叙”，此外堪称完璧。为了收齐全部连载，从上海跑到京城，临了还是有点小缺憾，只好再麻烦孙大乐兄去国图补漏，这里要谢谢他的。

1941年某月，景孤血与先生在丰泽园宴上晤谈，先生告诉他，这部书仅限六十回，天若假年，六十回后当另起炉灶。又说什么时候杜绿依、景孤血（即书中提到的那位古雪）露面，这部书就要结束了。经过《新天津画报》连载的整理，发现实际为七十一回本，结语所谓“前集到此脱稿”，便知这七十一回本是部完整的书了，虽然预告了后部的关目，但并未动笔续写，先生遽归道山，果然天不假年。陈先生与王瑶老之间真叫友于情笃，其绝笔便是替瑶老撰写的《先外祖郝君蓝田小传》，这是因朱复昌要求，为即将刊行的《同光十三绝》图谱作的文辞。逝前一日，他叫女儿取来文稿，数了下，才九百余字，叹道：“瑶卿嘱作千余字，尚不足也。”即动笔续写三百余字，并修润原稿，真算“尽心章”了。陈先生常言前世是个和尚，所以他

逝前神志莹澈，合掌坐化，也是入得了传奇的。

这部书的大概就交待了，下面还要啰嗦几句，这是校点整理必要的老例，而我这样写来已经是造魔了。

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纸张质量，两刊连载均有模糊难辨的地方，再加手民之误，错字、缺字、讹字等现象必然存在。凡错字、讹字，由我径直改了，字有缺少的，按照上下文意酌补，用[]标出，如“都出了[力]”，若无法妄补或模糊难辨的，用“□”替代，以上有特殊情况的，附注说明。凡异体字及个别词语，如“他”与“她”、“座”与“坐”之类，均改作现代通行文字，以便阅读，有些术语，如“脚色”等，仍按原文，不作修改。凡书中引用诗文，字句与今本不同的，仍按原文。这部书纵横上下近六十年，所涉人物、事件繁多，我选注了几条，主要为了显现这部书的时间脉络，对一些故意隐去名姓及代远陌生的人与事，也作了小注，这是有考据癖的毛病。当然这部书的字数四十七万有奇，我边看边读边录，虽加数遍的校读，错误必然存在，而且原书只简单分句，重新标点、分段也是个繁事，外加水平有限，也有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原谅、指正，这里先作揖了。

还要说一下原版连载中存在的错排、脱漏情况。《三六九画报》连载第2期，插入《咏王瑶卿开篇体》一首，因与书中内容无关，不予采用。连载第77期最后，从“竟多半是扫边旦应活”至第79期开头“看过鑫培的戏”，由于错排，误将第二十六、二十七回部分内容插入，造成上下文不通，第81期起，先生重新编撰第二十六、二十七回部分文字，因此有两个版本，此次整理，只采重新编撰者。又第138期中，第四十三回末，“是血诏”以下脱漏，未见补刊。《新天津画报》连载第195期后，应接第206期后半段，至第211期再接第196期，再续至第206期前半段，才算通读。由于错排，致使部分回目有误，第196期，回目应为第七十回，误为第六十七回，第200期，回目第六十八回，应为第七十一回。

好了列位，我这开场闹腾快三页纸，后台催场管事已经嚷“陈墨香照场”了，大伙儿还是瞧角儿的戏吧，好一本连台《活人大戏》啊，哈哈。正是：

檀板声息氤氲冷，场上古人化灰尘。

忽喇已过七十载，于今清头更何人。

癸巳年冬月朔日写于常德路石蒲间

目录



楔子

李世强

第一回	宴佳宾衣冠大会	述旧事父子闲谈	001
第二回	正礼制两湖修馆	骋游观上海听歌	006
第三回	畅谈杨猴子遗闻	追述李象寅妙对	011
第四回	湖广馆破台开锣	俞润仙演戏逞技	017
第五回	毛孝廉茶园逢故友	李毓如酒肆说奇闻	023
第六回	陶然亭高唱昆山曲	张之洞细究玉堂春	028
第七回	宾筵听中堂诙谐	戏场见神圣威严	034
第八回	引《品花宝鉴》评旦色	谈真灵位业证戏文	039
第九回	观淫戏正言训子	见美伶乱性着魔	045
第十回	太史第谈心述往事	琉璃厂无意遇名伶	050
第十一回	书肆逢师聆正论	歌楼听戏识佳人	056
第十二回	占柱臣对酒谈心	余玉琴劝人唱戏	062
第十三回	心乱神昏一宵感梦	兴高采烈连日听歌	068
第十四回	大栅栏重建戏园	宝胜和广邀脚色	075
第十五回	初与美伶交言	屡观名班演戏	081
第十六回	名伶呈色相	古圣显神威	088

第十七回	太史氏评吴朔文 众伶官演关公戏	094
第十八回	派戏起争端 观优生烦恼	101
第十九回	伶人哭旧君 歌馆演佳剧	109
第二十回	受讥嘲吞声忍气 捐愧耻披发毁容	119
第二十一回	兄弟齐肩登帝阙 宾朋携手入王门	128
第二十二回	感事伤怀生幻境 逢场作戏斗新妆	137
第二十三回	佛理悟是都是佛 魔头深处总逢魔	145
第二十四回	恩仇了了述前事 情意绵绵思故人	152
第二十五回	黄学会一曲高歌 正乙祠几番闲话	160
第二十六回	又搬《长阪坡》 初试《能仁寺》	171
第二十七回	人材有废兴 学问分邪正	178
第二十八回	议修《梨园外史》 详说菊部旧闻	185
第二十九回	结米喜子小传 做《梨园史》总评	192
第三十回	甘作扫边旦 苦充梅兰芳	198
第三十一回	旧戏重排加伪造 古书多读去疑团	205
第三十二回	打戏码毁名伶 走外串跑官女	213
第三十三回	无面目自称名脚 斗齿牙同论外江	221
第三十四回	持论详分内外行 登台不着男女相	229

第三十五回	神情多恍惚 梦境太迷离	237
第三十六回	梦觉还如梦 迷途仍是迷	242
第三十七回	谈伶人琐事 述串客旧闻	248
第三十八回	评新旧唱腔 论今昔捧脚	255
第三十九回	有意学兰芳气概 无意穿瑶卿行头	262
第四十回	余玉琴谈昆相国 王劲闻说潘尚书	269
第四十一回	台下观新戏 樽前说旧规	277
第四十二回	受贬讥心生忿恨 闻赞美意又欢欣	284
第四十三回	历城县张寿筵 神堂巷论戏曲	291
第四十四回	尚论心倾陈叔至 闲谈舌战王劲闻	297
第四十五回	玉琴赠戏助票友 劲闻讲字评伶人	305
第四十六回	同商剧本 自作开篇	311
第四十七回	瞿兆僧谈杨桂云 潘镜芙驳《循环报》	316
第四十八回	满口闹羊毛 一身翻虎跳	322
第四十九回	排乱弹腔三折戏 听水磨调《一种情》	328
第五十回	重游旧地 屡唱新词	338
第五十一回	《福寿镜》众友纷争 《因果报》一人独乐	344
第五十二回	谈新戏恸哭失声 改旧曲勾心斗角	350

第五十三回	畅论老戏 欣逢故人	356
第五十四回	酒后说六朝 茶余谈三国	361
第五十五回	驳纸上谈 逢梦中友	369
第五十六回	青云阁品茶 留香馆赴席	376
第五十七回	留香馆逢故人 庆丰堂演大戏	384
第五十八回	畅谈捆羊 不教《戏凤》	391
第五十九回	潘镜芙进正言 张慕蝶翻旧戏	398
第六十回	白云观再作游人《宝莲灯》永辞票友	406
第六十一回	心泉制宋词谱 瑶卿歌唐诗篇	414
第六十二回	大会留香馆 初入芳信斋	423
第六十三回	富察氏赠曲文 李将军倡寿戏	429
第六十四回	王瑶卿做寿 荀令香拜师	435
第六十五回	屡遇故交思往事 重排旧戏仗名伶	443
第六十六回	黄翠娘歌创新声 梁文士笔述佚事	450
第六十七回	座上作闲谈 梦中闻妙论	456
第六十八回	翻阅旧文字 推敲新剧名	462
第六十九回	登场显伶人 执笔仗文士	471
第七十回	偶对《一两漆》高谈《十万金》	478
第七十一回	瑶卿告老结前文 作者留余开后部	484

第一回 宴佳宾衣冠大会 述旧事父子闲谈

锣鼓丝弦声断续，路歧好作生涯。

男装女扮闹喧哗，清歌兼妙舞，铁板配铜琶。

古事何曾真如此，演来锦上添花。

移金易俗便堪夸，问他真与假，早不是行家。

这首俚词，《调寄临江仙》，专为咏那路歧生涯而作。你道甚么是路歧生涯，原来就是活人大戏。宋元以来，没有戏馆，只在大路口边搭台演唱，明清之后，各家戏馆林立，却也没有一家在背格刺里，仍是守着路口，故此这行生意，唤作路歧生涯。近数百年，大戏北京最盛，作书人陈墨香，又在京中久住，知道的稍为清楚，今日少不得要从北京一面说来。照例说书，必得有个主人，俗名唤作书胆，墨香一时想不起用谁为妙，只好自己占了。慢来慢来，昔者明末有位名士董若雨先生，曾经说道：说别人是有颜话，说自己是无颜话。墨香竟自占书胆地位，岂不弄成一大篇“无颜话”么？然而不然。若雨因见当时人好自夸，每逢自序生平，总把自己抬得太高，恨不能站在云端里面，一派胡乱吹牛，只顾自己口快，不管别人肉麻，才笑他说话无颜。至于墨香，不过说的本身戏馆阅历，本是游戏小节，就想乱吹，也无从吹起。虽也不免无颜，比董若雨说的，似觉稍有分别。只墨香戏曲之学，不甚精透，难免贻笑大方罢了。说到此处，要入正传，先引宣瘦梅的诗，作个发科：

几人滴泪赋盲词，若个临风舞柘枝。

身在戏中还看戏，自家面目哪曾知。

墨香是湖北安陵人^[1]，先父觉分居士，由翰苑出身，久做京官，因此墨香生在北京城内。居士是有名的一个拙宦，生平错认圣贤的话可以实践，不肯十分徇世人的好恶，奔竞钻营，一概不会，闹得二十年，不迁不调。好容易，凭着资格，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

[1] 即清德安府治安陆县。



便是这年秋间，生的墨香^[1]。待墨香七岁，居士才到卿贰，已经白发苍苍，是一位老翁了。那时住在宣武门外大街路西一座大宅里面，门前有大槐八株，人唤作八槐陈家，称居士为八槐大夫。

墨香入塾攻书，未曾延师，是居士亲自授课，四书五经以外，还讲些性理。墨香有个劣弟两石，也随着用功。居士讲的性理学问，却是偏重王阳明一派。阳明曾说戏能感发人的良知，居士深信其言，便不禁止子弟在戏馆出入，这便是墨香兄弟能在戏中讨出生活的原因。若论两石，此刻是个小孩，后来也学过老生，听戏是真正行家，与那一知半解的不同，在戏曲一面说来，是个人材。不过他早回故里，不住京师，况且一生与墨香分道扬镳，二人做的事，不相联属，这部书中表过有他这么一个人，下文便不再见，免得被人笑墨香家庭标榜，又加一层无颜。

后话不提，只讲当日墨香功课不多，早晨背过三篇新上的书，便不再上新的，只在书房温习旧课而已。居士虽然官高，一些权柄没有，除了衙门照例公务，一切大政，自有军机大臣料理，居士是文学侍从官员，不能越职过问，每日颇得闲暇，方能闭门课子。

这一天，墨香书将背完，门丁杨顺进来禀道：“周老爷来了。”居士吩咐请入书房坐定。寒温了几句，那周老爷道：“癸未同年在财盛馆团拜，订三月三日，找小荣椿科班，唱一天一夜的戏，不知老前辈可搭桌否？”

居士道：“我正想搭桌请客，反正四两银子一桌，你下场门小池子，给我留两桌就是。”周老爷答应而去。

墨香问道：“甚么是团拜？又怎么叫搭桌？”

居士道：“每年春秋两季，各科翰林同年、各省同乡官，都要找了戏班，大家乐一天。各省同乡官自有他的本省会馆，各科翰林就要借个地方，每人出上京钱四十枚，戏价和预备酒席的费用，也就差不多了，倘有不足，自有包葫芦头的，这便叫做团拜。他们常找非同乡非本科的官员，让给人家几张桌子，由人家别请宾朋，入座看戏，只付他桌子的价钱，别事通不相干，这便唤作‘搭桌’。只搭桌不止一类，庙里僧尼借着神佛生辰，唱戏庆祝，遍请各宅太太小姐，每桌京钱千枚，不许男宾入座，也叫搭桌。各班名脚有时白唱一天，得的戏价，帮助他们戏班穷人，也叫搭桌。我搭的桌，是第一类。”墨香听了，又长了一种见识。

过不几天，已是三月三日，居士早间清理了墨香的功课，午后一同坐车往财盛馆而来。正是：

将相功名竟若何，不堪急景似催梭。

[1] 光绪十年甲申九月十六日，即公元1884年11月3日。

人间万事今休管，且向樽前听艳歌。

得到那里，下车进去，走到正厅前，看见里面，塑着一尊神道，凤目美髯，认得是汉寿亭侯，神前匾额，是“绝伦逸群”四字，对面戏楼。忙奔到那边，已经开锣，这是在门外已闻锣鼓之声，不是此刻方知。

居士带了墨香走至搭桌之处，满场都是方桌，每桌两椅四凳，通是六位，一律绣花帷垫，桌上盖碗六只，戏单一张。梁上挂着锡蜡台，约有七八个。这种蜡台的样子，与家里用的不同，一根短杆，四面倒须籤儿，杆头系了长绳，用滑车送到梁上，再把绳头拴在两旁抱柱上面，除了戏楼里，这物件是没处用的。

墨香从吃奶时，便在戏楼打混，年复一年，见识日增，此刻已认得戏，并知演戏脚色是谁。看那台上恰演的《也是斋》，花旦李紫珊，将扮了皮匠老婆出来，这是外搭班的好脚，不是科徒。墨香见是这一出，心中好生不快，两眼不往台上盯，只看向四下瞭望。只见衣冠济济，那边官员，差不多挤满，都是本科同年翰苑，由长班举着名片引入，一揖就坐。居士这边请的客，也陆续来到。台上戏文又唱了几出，才摆酒席。早见台上跳起加官，台下由茶役用铜盘递过赏封，台上扮个红人，出来磕头谢赏。

那戏接二连三唱的是些《戏妻》《进宫》《牧羊卷》，都有旦脚，在那里哼个不了，墨香最不喜的是旦戏，他们偏出有旦。正是：

旦脚虽有妙趣，儿童自应不知。

墨香不喜看旦，日后却不如斯。

原来墨香自幼染了重男轻女的习气。当时风俗，幼孩不论男女，都擦脂粉，梳抓髻，墨香偏要本来面目，梳一个小辫，你若给墨香擦脂粉时，墨香便道：这是女孩子擦的东西，我是男孩子，不擦不擦！纵然大家按着头皮，给墨香擦了，墨香自会走向洗脸盆边，掬水洗掉。仆妇们偶尔同墨香取笑，叫一声“小姐”，墨香立刻暴跳如雷。三岁时节，居士正作福建学政，墨香随到福州，住在学院，这些笑话，都是那时闹的。

福州庙宇甚多，常有人找了戏班，在庙内唱戏敬神，做那古来的路歧生涯。与今时路歧生涯不同，福州戏班，归学政管辖，朔望到辕，由武巡捕官点名，本地人唤他们作儒家班。他们有戏，学院的人可以预先知道，家丁们常抱墨香去看。墨香那时比现时更小，哪里知道甚么叫做戏，只到了戏台底下，便觉高兴，却只见不得旦脚，见了时，好似五百年前的冤家，一定要叫家丁抱着走路。倘若不走，墨香捏起小拳便打，虽然不疼，只打得不能睁眼，只得依着墨香，抱了便走，学院内传作笑谈。待居士北返，事隔数年，墨香见着旦脚，仍然讨厌，只勉强坐得住罢了。正是：

莫信如今面目，未知向后心肠。

当日财盛馆，正唱得热闹，天色已晚，摆上晚饭，满座换了便服，茶役托着木盘，那



盘底都有铁钉，插些点着的大蜡，走进来，解开柱上长绳，顺着滑车，放下锡蜡台，把蜡插好，一扯绳头，蜡台又上去了，茶役托着空盘走开，倒也照得满台通明，看得见人物。

台上改上一出戏，是青衣旦郑盼仙，扮了个乡下女子，被一凶僧抢进庙去，勒逼成亲不允，凶僧又掳来一个少年书生，是小生陆华云扮的，正要杀害，却得武旦余玉琴，扮了个侠女来到，杀死凶僧，救了这一男一女，给他做媒，配为夫妇，送他们上路。满台下，十人倒有九个，不认得是一出甚么，莫说墨香了。

只听居士道：“这一出戏，虽是初见，这件事，是《儿女英雄传》里的，郑盼仙扮的是张金凤，陆华云扮的是安龙媒，余玉琴扮的是十三妹。这一段，是十三妹在能仁寺，弹毙凶僧，刀歼余寇，成就安、张龙凤姻缘，顺手杀了不要脸妇人，就是小花脸赵宝琳扮的那个自称‘赛西施’的和尚元配大奶奶。这部小说，是文铁仙手笔，没有刻板，只隆福寺聚珍堂，用活字印行，上海同文书局，也有石印。董醞卿尚书曾有批注，同文是连董批印出，我倒看过，只不知这戏是谁编的，看他一切穿插，倒还紧凑，总算不错。”

座间有位贵族李学士道：“这件事，本来惊人，恰是戏料，不过乱弹的穿插，另是一路，专求火炽，我总觉不及昆腔风雅。”

有位宜兴徐太史，坐在学士身旁，拍手称是。居士和这两人交谊极厚，晓得李学士曲子唱得甚精，徐太史能够制谱，更善吹笛，都是被昆腔迷到十足，便不和他辩驳。只这种意思，是居士回来说出的，墨香彼时尚幼，焉能察言观色，晓得老人家的用心。

说到此间，墨香要学文铁仙《儿女英雄传》套子，加一段议论：要知天下人乐与不乐，没甚真凭据。我说是乐，你未必乐，你说不乐，他又说是乐。即如听戏，原是取乐的事，今日墨香不爱看旦，偏旦脚戏太多，便觉不乐，李、徐二公专爱昆曲，台上只唱乱弹，二公也就有些不乐了。这是墨香知道的，至于满场宾客，人各一副面貌，正是古人所说心之不同如其面，他们或乐不乐，墨香便不能知。一个戏台之下，人的乐与不乐，已经十分复杂，请问到底乐者是，不乐者是，大约都是由着人心造成，你往哪里寻真凭据去？

当夜又唱了几出，只见正中的场面桌儿，移到上场门，便知要演有大切末的灯彩戏。果然是一出《盘丝洞》登台，虽非西皮二黄，据李、徐二公说，也不是昆曲，只是一种有牌儿名的吹腔，与《昭君》是一类玩艺，比《奇双会》细致。

《盘丝洞》唱到一半，后台有人出来，拨那锡蜡台上的蜡，插在小纸灯笼里，仍往后台去了。这是不相干的配脚，已没用他配搭的戏，提灯步行回家，省得买蜡的小算盘。

茶役摆起灯果，只是早晚饭的剩菜，添些荤素小包子，煮几碗面，宾客知戏将散，纷纷吩咐家丁看车，各自离了财盛馆，回归寓所。居士带墨香回来，看那座钟，将十一点。正是：

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

次日，功课已毕，墨香问道：“那馆门的匾，写的是‘财盛馆’，怎么人多半作‘财神馆’呢？”

居士道：“那是叫讹了，实在本是财盛馆。出了这座馆的大门，向东一望，正与铁门的文昌馆后门相对，‘文昌财盛’四个字，恰是对偶。文昌馆塑的是文昌帝君神像，财盛馆你昨日看见的，是关圣大帝，这两座馆子，都是大饭庄，专预备翰林老爷们团拜的地方。从嘉庆以来，朱文正倡信箕仙，讲三教同源，由袁了凡立命之学，加出多少花头，至今不息。你的年伯，现做顺天府尹的扬州陈六舟，也是其中巨擘。他们信孔子，不如信佛，却不信真正佛法，只信福利之说，与我不同。但他们信佛，又不如信文、武二位帝君，文帝即文昌，武帝即关圣，这两处既是他们常来常往，便塑了这两位尊神。京中人又以关圣为财神之首，故此匾题‘财盛’，只也为这个原因，又讹成财神了。”

墨香道：“一向看戏，三国的戏最多，怎么不唱关爷？”

居士道：“京里关圣香火最旺，无论商民人家，必画家堂轴子，头层观音大士，二层碧霞元君，三层关圣。若是铺户，就止画关圣了。没一个庙，不塑关圣的像。唱戏轻易不见扮关圣登台，这是从明朝传下来的老例。道光时，米喜子很唱了一阵子关圣，咸丰、同治两朝，程长庚接着也唱。不料有一次唱《战长沙》，把周文勤公吓了一跳，于是吩咐御史严禁，不准亵渎神明，至今北京的戏台，除了一出《青石山》，是关圣成神以后的灵迹，不在禁例，此外再也不见关圣的金面。我还是十几年前，在财盛馆看过长庚的《华容道》，文昌馆看过《战长沙》，是卢胜奎，俗名卢台子，给他配黄忠，此后不曾再看这两出。光绪七年，长庚便死了，正当关圣戏禁得利害的时候，堂会偏要找小生徐小香唱戏。小香正丁母忧，推辞不来，一般士大夫说是不妨，穿白袍，扮周公瑾，不算违礼，便派了《临江会》。到得唱的那一天，也是在财盛馆，方有人想起《临江会》有关圣的事，是他保护刘玄德，才把周郎吓得不敢动手，只怕不能唱的。后台人说：优人们早有预备，不然，也不敢答应唱这一出了。待此戏开演，原来关圣改作张桓侯，本是生脚勾脸，却改作净脚了。桓侯一喝能退曹瞒百万雄兵，实在也有此威风，可以吓得周郎的。他们想头不错，还有个笑话，也可作谈助的。”正是：

武庙头门朔望开，纷纷士女进香来。

关公忠义传奇著，偏不容他上戏台。

要知是何笑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正礼制两湖修馆 骋游观上海听歌

话说居士对墨香道：“湖北在前明万历年间，有个刘应同。”将说到此处，人报衙门有批回的公事送到，居士打住话头，去办公务，待得办完，又有客来，便把那话搁起。这一夜，居士进内廷值班，睡得极早。次日，由内廷而归，奉旨派了西陵佐工大臣，忙着出京。等到回来，已半个多月，便把刘应同的话放慢，墨香也未曾再问。

转瞬一年，墨香又看了多次的戏，到得二月初三日，湖广会馆同乡官公祭文昌帝君，并本省乡贤，这是例不唱戏的，只是清香祭祀，居士却也带了墨香前去。

这座湖广会馆，坐落在虎坊桥，也是大路口上，路南车门，那大门却是在西。门前贴些红纸条子，都是本省京外官衔，除了翰林是不问品级，可以写入，便是御史，虽止五品，也要写的。此外部曹，因其太多，便不写了。

进了大门靠东，有几间房子，再往西走，路北三间神殿，中塑文昌，东塑奎星，西边龕内，是荆楚先贤神牌，挂着四张画像，一是刘忠宣大夏，一是李文正东阳，一是张文忠居正，一是杨忠烈涟，都是明代名臣，隶籍湖广。路南便是戏楼，各省会馆戏楼都是四面，只这湖广会馆里，却止正面有楼，东西都是格扇，局面不甚好看。

当下众官都到大殿行礼，墨香早到戏楼下乱跑，料得众官礼毕，方到殿中，也叩了头。正是：

神所凭依将在德，心之对越不以文。

众官到西院宝善堂坐定，墨香也坐在一旁，心中暗想文昌塑像，比戏中《四进士》扮的，威武得多。又记得看过梆子《假金牌》，张居正勾粉脸，满嘴的奸臣话，跟严嵩弄成一流人物，老辈都说太过，如今本馆画像祭祀，想必他是好人，戏上演的不对。

只听一官道：“各省湖广会馆，多塑大禹，何以京里是文昌？”

又一官道：“禹是帝王，臣子不敢奉祀，才改文昌。这文昌虽是海内有庙，只在四川香火更旺，与灌口二郎、张桓侯，都是川中显赫神祇。”

居士道：“文昌不利漳州，张桓侯不利汉中。康熙时，漳州人蔡宫闻，曾在礼部上条陈，说文昌是五通社鬼一类，请把学宫塑像禁止，部议准行。明朝万历年间，汉中巫者托说桓侯娶妇，好像战国的河伯，恰值我们湖广人刘应同，做汉中知府，亲到庙内，看着神像，笑了一笑，说难道张桓侯就是这个模样不成，这是戏台上的样子，决定不是昔日桓侯丰采，况且桓侯忠义之士，断不强娶民女，吩咐人役把庙烧掉。岂非这一神，于漳州、汉中是不顺利么？三国关、张齐名，没想到正当神宗尊崇云长、封为大帝天尊、禁止优人扮演、敬礼到十分之日，张桓侯会闹出毁庙之祸，无怪戏台，有桓侯，无关公了。”

墨香听毕，解了一个旧疑团，不觉快活起来。正是：

能知今古事，大算读书人。

一官道：“会馆年久失修，现在同乡京外大官不少，知县虽小，是有出息的官儿，何不大家凑笔巨款，重修一回，岂不是好。况且一面楼也别扭，似乎须改成四面才合体。”

一官道：“本来是四面有楼的，因曾九帅要禁女座儿，拆了三面，究竟女客没有禁住，太太小姐们照样还来，并把后面座位占去，大碍观瞻，是修起妥当。要知同乡官团拜，不比各科翰林，人家科甲，从兴团拜的那一天，就不准太太入座。从前各衙门，类似九卿察院，也有团拜典礼，不过现在不每年举行，他们也例不容妇女，这些太太无话可说。同乡团拜，因乡谊之故，不能外头人认同乡，里头人不认，才准太太们来，偏戏园不卖女客，太太只等本省团拜和各庙善会，才有戏看。旧习如此，中腰里要禁，太太们有词可措，如何禁得成功。修楼之议，正合情理。”

又一官道：“正殿塑着不相干的神，本省乡贤奉祀在角里，也不合式，似乎也应当改正，方合敬重先哲之意。”

居士道：“这话都不差，二君一主人情，一主天理，都是良知。依我主见，大殿上修起阁子，把文昌、奎星移上阁去，先贤占大殿正位，诸君以为何如？”

众官道：“是极是极。”

当下有那精于算盘的，算了一算，若是按这样修理，得用五六万银，便由京官们按照品级，先各自分担，然后回家。

居士和几位官高的，臚上御史，写了公函，分致同乡外吏，请他们帮助款项。那些外吏，好义的不少，见了这种函件，自必捐资成美。就有些吝啬之人，看见有御史列名，湖广御史都不好惹，湖南尚可，湖北更凶，最爱参人，也最会参人，谁也害怕，只好一跺脚，大批的吐银子。御史的劲头儿，比那些掌文衡、不司政柄、一般清贵大员，还胜好几倍，纠察灵官的香火，胜于阿罗汉，就是这宗道理，非止一日。

各省都有回书，答应捐钱助工，京官大悦，请出干练官儿，做了监修，忙着找木厂子，择了吉期，挑了会馆的屋顶，另行翻盖。正是：